

教育家精神的凝聚传扬与价值指向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黄书光

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深刻领会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本质内涵和价值深意,需要遵循六个向度的价值指向,以便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变革的纵深推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一、教育家精神的本质内涵与时代价值

教育家是指在教育思想、理论或实践上有创见、有贡献、有影响的杰出人物。教育家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是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推动者,是教育改革创新的探险者和引路人。

不同时代的教育家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特定时代的烙印而呈现出不同风貌,但真正一流的教育家都潜藏着某种独特精神。在剧烈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先秦诸子百家为挽救社会危机而提出各自的教育学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教育理论高峰。宋明理学教育家为回应佛学挑战,重建纲常名教的伦理本体,再倡书院讲学之风,传承和赓续儒家文化的道统学脉,更营造出浓郁而独特的教育家精神氛围,直接促成中国古代社会的又一次教育理论高峰。

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代

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是教育家们值此剧烈社会变迁中所无法回避的双重问题。职是之故,教育家精神,即指教育家在特定社会办学或办教育之艰辛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创造精神、开辟精神和崇高人格精神。

在当代,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理应继承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教育家所提倡的独特创造精神、开辟精神和崇高人格精神,并结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激发出来的世界秩序重构、社会转型需要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急切期盼,对教育家精神的本质内涵及其时代价值作出与时俱进的新表述。

二、现代化变革需要教育家精神的强力支撑

与西方内生式教育现代化不同,中国教育现代化源起于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创立,是外力冲击下启动的后发型现代化。这一后发外生型的教育现代化变革与演进,更需要教育家发挥办学的主动性和教育家精神的强力支撑。

其一,传承和弘扬教育家精神,国人践行了从教育救国到教育强国的变革之路。鸦片战争以来,一批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教育家不仅致力于政治上维新变法,更把兴教办学视为“救亡图存”的根

本。从那时候起,一批又一批教育家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冲锋在教育救国的崎岖之路上,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开启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并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现代化发展之路。与之相应,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教育家精神得以薪火相传,并以新的姿态融入教育强国的时代洪流,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二,传承和弘扬教育家精神,国人探索出回归人本、务实兴学的发展之路。从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和“仁者爱人”以来,“学以成人”始终是儒家教育的优秀传统。近代以来,许多教育家更将对儿童之爱奠立在儿童心理学的基础之上,设身处地站在儿童立场上求索育人的根本问题。从经亨颐倡导“成才必先成人”,到陈鹤琴提出“一切为了儿童”;从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博大教育情怀,到斯霞的“爱的教育”和霍懋征“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崇高教育理念……许多杰出的教育家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倡导回归人本的教育宗旨,积极开展各具特色的务实兴学探索,谱写了不同时期教育改革深度求索的华美乐章。

其三,传承和弘扬教育家精神,国人走出一条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创新之路。无论是陶行知,还是陈鹤琴,他们都不是直接将杜威教育理论搬到中国,而是结合本土的国情民性进行创造性的系统实验和长期实践,从而提出具有浓厚中华民族精神和自主知识品格的“生活教育”和“活教育”思想。

三、教育家精神传扬的价值指向

传承和弘扬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现代化变革中的教育家精神,并作出与时俱进的新表述,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选择。大力

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需要遵循如下六个向度的价值指向。

一是在国族情怀上,要树立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教育家要以培养国家和民族所需要的优秀人才为终极目的,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远大的理想信念,自觉以“传道”为自己的责任担当。

二是在德行品质上,要养成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教育家不仅要在理想信念上引领学生至诚报国,还要在道德情操上成为人格模范,做到“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突出崇德修身,彰显奉献精神,倡导言行一致。

三是在知识传播上,要体现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教育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来就是智者的化身,须以渊博的知识素养和高超的教学智慧为立身之本。好教师要具备学习、处世、生活、育人的智慧,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能够在各个方面给学生以帮助和指导。

四是在教育行为上,要秉持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教育家理应是终身学习的榜样、勇于创新的典范。广大教师 and 青年学生要刻苦学习,求真明理,更好地为国争光、为民造福。

五是在人格风范上,要持守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秉持无私纯洁的大爱精神和仁爱之心,是教育家特有的人格风范。好教师应该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用欣赏增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学生都享受成功的喜悦。

六是在社会责任上,要担负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教育家作为青年学生的人生引路人,不仅要引导他们登高望远,谋划如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要启迪他们胸怀天下,将祖国锦绣前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勇挑时代和人民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深刻把握新时代的教育家精神



严从根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严从根
杭州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张悦

新时代的教育家精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与发展,是在回应扎实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时代呼唤,是促进我国教师队伍发展和实现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精神指南。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特别需要系统把握和全方位深刻领悟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

一、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是教育与国家兴盛紧密相连的深刻体现。其中,“心有大我”代表着教育者超越个人利益的高尚追求,寓意他们心怀天下,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懈努力。“至诚报国”则体现了教育者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心,他们以赤诚之心致力于国家的未来和人才的培养。这一理念不仅促使教育者进一步掌握教育教学的专业知识,还激发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这种以大我利益为先的思维方式和教育实践,对培养具备国家责任意识的新一代青年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

在教育家精神中,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占据了重要地位。“言为士则”意味着教育者的言辞不仅要传达信息,还承载着价值内涵。这就要求教育者在言辞上应当具备深度与温度,既要传递丰富的知识,也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行为世范”则强调了行动在道德教育中的示范作用。教育者的行为不仅是个人品德的体现,还会对学生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在影响。教育者要通过言教与身教的相辅相成,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育出有道德、有责任、有担当的新一代。

三、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

真正的教育更着重于启发心智,既是知识的丰盈盛宴、灵魂的深处觉醒,更是文化智慧的传承和发展。“启智”强调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润心”则强调教育在培养学生情感和道德方面的作用。在多元复杂的现实环境中,教育应当能激发学生的智慧并滋养他们的心灵。而“因材施教”体现了对每个学生独特性的尊重和理解,教育者应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发掘其潜力和多样性。在继承教育家精神和适应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应将传统教育理念与现代教育实践相结合,打造一个更加完善且具有特色的教育体系。

四、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

信息化时代,知识更迭日新月异。“勤学笃行、求是创新”已成为教育者的基本素养。“勤学”体现在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和对学术的深深敬畏之中,“笃行”则关乎将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教育者被赋予了发展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方法、扩展学术领域的使命,要不断追求专业成长和 personally 发展。而“求是创新”则提倡坚守真理与追求真实,要勇于在未知领域进行创新性探索。教育者应当深耕教育实践和学术研究,秉承实事求是、创新前行的原则,为建设教育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五、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

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教与学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情感与责任的深度融合。“乐教”反映了教育者对教育事业的认同与对知识探索的热忱。“爱生”展现了对学生的关注,即每个学生都应当被视为独特的存在,值得被关爱。而“甘于奉献”则展现了教育者仁爱无私的品质,这不单是对学生的情感关怀,也是对未来世代和人类命运的关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彰显了教育的本质,即教育不单是传递知识,更关于人格塑造,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社会责任。

六、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礼记》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教诲,不仅表达了对对和谐社会的向往,更昭示了一种深远的教育理念。“胸怀天下”需要教育者不仅关注国内教育的发展,更要站在宏大的空间中,拓展国际视野,关心世界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而“以文化人”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对本土文化的坚守与自信尤为关键。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不仅是对教育者专业能力的要求,更是对其道德情怀与文化责任的强调。

教育家精神的浙江底色与浙江担当



□浙江师范大学高质量育人综合改革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 李云星

教育家精神的浙江底色

浙江作为文化之邦,历来强调耕读传家、尊师重教。在古代,浙江就已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近代以来,在时代孕育及中西文化碰撞下,浙江又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走在时代前列的教育家。

从群体特征来看,近代浙派教育家学贯中西,绝大部分都具有深厚中学根底,又具备国外教育学习或考察经历;从区域分布来看,他们多集中在绍兴、宁波、嘉兴三地,尤以绍兴、宁波为多;从实践影响来看,由浙江走向全国的,除竺可

桢、经亨颐外,其他教育家的主要教育实践萌芽于北京、上海、南京等主要城市,并辐射全国。浙派教育家用扎实的实践行动、文化传播,引领推动着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为教育家精神奠定了浓厚的浙江底色。

在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方面,近代浙派教育家几乎都秉持教育救国、教育报国的理想信念;在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方面,蔡元培、蒋梦麟等人不仅是教书育人的楷模,更是道德行为的典范;在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方面,陈鹤琴等人提出的“活教育”等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在今天依然有其智慧光辉;在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方面,竺可桢在浙江大学

持续深耕求是创新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一直绵延至今;在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方面,经亨颐、郑晓沧是典型代表;在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方面,王国维更是以身殉道,可歌可泣。

教育家精神的浙江担当

今天,我们不仅要关注教育家精神是什么,更要关注教育家精神的时代传承和发展。在我看来,教育家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包含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学习。将教育家精神的内涵特质、价值意蕴、历史生成当成一种知识客体,了解其“是什么”“为什么”“从何而来”,然后以知识传递的方式进行传承。学习对教育家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必需的,但也有其限度,因为这是一种口耳之学,精神一旦固化为知识就会丧失其生命力。

第二重境界是践习。将教育家精神的相关要求和准则,作为个体实践和行动的伦理指引与行为规范,通过自我反思、自我行动和自我实践,化理念为行动,化精神为实践。践习取向的传承突出对教育家精神的身体力行,强调其是身心之学,而非口耳之学。这一重境界是精神的活化传承。

第三重境界是创生。浙江先贤历来拥有理论革新的基因,如王阳明在理学之外另辟心学蹊径,黄宗羲在批判理学教育思想基础上提出启蒙意义的民本教育思想。这一取向的教育家精神传承和发展,不仅强调要将我们自己置身于先贤所处的时代,思考他们行动的原因,更强调将各位先贤置入当下,如他们面临种种现状,又会如何应对和行动呢?

这是一个需要教育家的时代,也是一个能够诞生教育家的时代。未来,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大家共同探讨和实践。

一是迈向富强或物质丰裕时代的教育使命转换问题。钱学森、屠呦呦等人是为了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责任而读书,是为了民族崛起而读书,那么在国家富强、物质丰裕的当下,教育如何持续为学生提供动力?

二是在社会急剧变化、竞争内卷的时代,教育如何不再是社会、家庭以及个体焦虑的催化剂,而是意义获取、内心安顿的营养剂?

三是数字化改革浪潮之下,学生与技术的关系十分紧密,如何开展教育,才能让学生与技术和谐相处,而不是用技术来定制、调控、压榨学生的学习产出?